



贫农下中农革命风格赞

风华正茂
一代新人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· 貧农下中农革命风格贊 ·

风华正茂一代新人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65年·沈阳

編者的話

为了发扬贫农下中农革命风格，在我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期间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贫农下中农革命风格赞》丛书。

贫农下中农，是党在农村中长期依靠的阶级力量。他们是农村总人口、总劳动力中的大多数，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。他们在旧社会，受的压迫最重，剥削最深。因此，他们最想革命，最愿跟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走。贫农下中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，是社会主义道路，集体经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。毛主席早就说过：“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。”“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。”还说：“没有贫农，便没有革命，若否认他们，便是否认革命，若打击他们，便是打击革命。”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，就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的指导思想。

事实正是这样。在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，在历次革命运动中，贫农下中农，总是同工人阶级一起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，为伟大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我们省广大贫农下中农，在党的长期教育下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涌现出许多象佟金凤、杨宝珍、湯福仁夫妇、崔景明、张河、王连生等，这样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崇高的革命风格的人物。他们的先进事迹，充分说明：在农村，贫农下中农既是打江山的急先锋，也是保江山的顶梁柱。这是党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，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。

这些先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：热爱党、热爱毛主席；他们读毛主席的书，听毛主席的话，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；他们不忘昔日苦，永念今日甜；他们热爱集体事业，大公无私，舍己为人，勇于坚持原则，维护集体利益，积极参加集体劳动；他们身在农村胸怀祖国；在阶级斗争中，立场坚定，爱憎分明；在生产斗争中，意气风发，干劲冲天；在科学实验中，大胆革新，敢想敢干。他们是贫农下中农中的旗帜，是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榜样。”

最后希望广大读者，特别是贫农下中农读者同志们，多提出意见，帮助我们把这一套书出好。

一九六五年九月

目 录

- 战斗成长在大望山…………… 王玉梅 (1)
- 接过奶奶的剪子…………… 林彦 (13)
- 苦练杀敌硬功夫…………… 張澤远、辛德尧 (24)
- 为革命赶车…………… 王桂华 (30)

建設开原县的大寨

我们战斗的地方，是个口朝南的大山沟子，站在沟口往里看，就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大口袋，把青丰队的房屋夹在幽静的深山里。我们乍来的时候，这里没有路，只有河谷是进山的唯一通路。三十多年以前，这里曾经是翠柏苍松，果树成林，以“材料沟”著



战斗成长在 大望山

王玉梅

一九六四年七月，我从沈阳市第三十九中学高中毕业后，来到开原县大望山上扎根，做了八棵树公社荒地青年队的社员。一年来，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，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，受到了锻炼和考验。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进一步改造了我的思想，提高了政治觉悟，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革命意志。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

建设开原县的大寨

我们战斗的地方，是个口朝南的大山沟子，站在沟口往里看，就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大口袋，把青年队的营房装在幽静的深山里。我们乍来的时候，这里没有道，只有河谷是进山的唯一通路。三十多年以前，这里曾经是翠柏苍松，果树成林，以“材料沟”著

称。日本鬼子入侵后，实行“并屯”政策，赶走了住戶，砍光了树木，日本侵略者的守备队就在这里打靶行凶。从此，“材料沟”变成了豺狼出沒的“豺狼沟”，多少年来，山无人养，地无人耕。解放后实行了农业合作化，这里才变成了荒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放牧場。我们荒地青年队的同志们，初到这儿开荒斩草的时候，那还是：“脚踩河谷，头顶青天，面对穷白，背靠荒山！”可是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穷则思变，要干，要革命。”沒有地，我们自己能刨；沒有路，我们自己能开。我们坚信，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，用我们劳动的双手，时代的画笔，一定能使穷白改观，河山易色。

我们这些新伙伴，来到大望山的第三天，就和一九六三年来的二十几名青年一起，用“愚公移山”的革命精神，抡起大镐，劈山开路。荒地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张国柱同志，也来参加了我们劈山开路的战斗！三天的工夫，从沟口到青年队的院心，开出来一条长达二百米的大车道。从此，再也不把河谷当路走，我们每天出工收工都走着自己开出的这条路，唱着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的歌子，特別有意思。但是，在前进的道路上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我们刚到时，青年队的各种庄稼长势很好，山上山下呈现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。我们的生产组长张忠清站在山头上，望着自己

汗水的结晶，自豪地说：“今年沒白费力气，又是一个大丰收啊！”谁曾想，天有不测的风云，八月里大雨滂沱，山洪暴发，原来当路走的河谷可以行舟了。山洪冲击着大好的庄稼和土地，也冲击着我们青年们的火热的心。到秋后竟然减产了好几成，只收了四万七千多斤粮食。于是，一場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了。原来就处于动摇状态的几个人，一看粮食减产了，就好象得到证据。他们说：“本来就不应当跑到这个穷地方来。”“这个荒山沟能有啥前途！”他们主张拔营弃寨，下山转移，到富裕队去。在这种思想影响下，也还有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垂头丧气，跟着说：“下山就下山吧，这里沒多大前途。”有的干部也表示“关怀”我们，主张另找一个收入稳定、生活富裕的地方。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青年，都打心里爱上了这里的一沟一坡、一草一木，怎么能忍心丢掉这个美丽的山头呢！

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，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，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，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，团结奋斗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。”我们就是为着实现这个伟大理想才来占领山头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。可是现在竟然有人动摇，并且在青年队中发生了影响。是坚守阵地，克

服困难？还是下山转移，逃避困难？这是对我们的革命意志的考验。这时，我和张忠清、刘国昌、刘家胜等同志学习了毛主席著作，找到了真理。毛主席在《为人民服务》一文中说：“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，要看到成绩，要看到光明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。”在《关于重庆谈判》一文中又说：“我们要承认困难，分析困难，向困难作斗争。”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，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。于是我和刘国昌等同志上山下田，实地勘察，访问老农，初步搞了一个栽桑养蚕、植树造林、建设花果山、搞科学实验的治山治水规划轮廓。然后召开了全体大会，把情况向大家摆清楚，讨论：是坚守阵地，还是下山转移？大家慷慨陈词：“我们是来革命的，不是来讲享受的。”“见了困难就要跑，那是逃兵。”“我们是革命青年，应当有革命锐气，要迎着困难前进。”我们的老农队长刘万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们这伙年轻人，要植树造林，搞个花果山，把这个穷山沟建设好，那可真美呀！”老队长的话也鼓励了青年们。经过这次讨论，原来想要下山转移的同志也都检讨了自己，坚定了信心，大家纷纷提出建设新山区的规划意见：西山可以植树造林，北山可以建设花果山，东山可以栽桑养蚕，沟里要建设稳产高产田，沟外南大洼子六十八亩水田全改大壟单行……。

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规划，决心把大望山变成开原县的大寨。

吃苦耐劳 千字当头

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远景规划，把青年们的革命理想具体化了，这就更鼓舞了青年的革命斗志。在去年大雪封山的寒冬，当地老社员们都没有上山打柴的，可是我们这些由城市下来的男女青年们，为了给一九六五年的生产做好物资准备，就打破常规，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，上山打柴。我们手持刀斧，排着队，踏着没膝深的雪，一个跟一个爬上西山，又一步一滑地下到大西沟。西北风卷着雪粉呼呼的灌进脖领、袖口和裤脚管里，身上也全是霜雪，好象穿起了银色的盔甲。可是刀斧一抡，砍起柴来，一会就汗流浹背，热得姑娘们把头巾揭下来，小伙子们把皮帽子摘下来，一个个红光满面，热气腾腾。开始时，我们这些新手，用很大的劲也干不出活，就向“老兵”们学习，看人家怎么抓、怎么干，我就跟着干。后来越干越得门，我和几个男同志每天都打五六十捆。我们大家一边打一边往回背。由大西沟到青年队四里多地，要翻一道大山梁，爬两个坡，过一道河，真是砍柴不算累，背柴累死人。有一次我和刘国昌由东沟往家背柴禾，四十多捆柴，独个背谁也背不回来，我们就把

两人的绳子接起来，把枝柴捆成两个大捆，由山上往下滚。过河时，滚不动了，我俩又象拉大车一样，拽着枝柴往前拖，汗水湿透了衣裳，雪水湿透了鞋袜。天色晚了，只觉得我的腿累得麻木起来，不能回弯了，停下来一看，原来是棉裤湿透了，裤管冻硬了。这一次，拖了三个多小时才拖到家。我们俩都累的跌跌撞撞，象喝醉了酒似的。可是我们每打回一捆柴，就增加一次勇气和力量，充满着无限的乐趣和希望。经过十五天的夺柴大战，又在我们房西堆出一座两万多捆的大柴山。为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，我就应该这样吃苦耐劳，干字当头。

今年三月的任务很艰巨，按着我们的规划，植树造林、刨粪运粪、为建新房打石头这些硬活都必须在播种前干完。怎么办？我们带着各种困难问题，又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《愚公移山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关于重庆谈判》等文章，联系夺柴大战的实践进行讨论，结果大家真正体验到了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与地奋斗其乐无穷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，我们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新愚公。大家磨拳擦掌，斗志昂扬，一个轰轰烈烈的战斗又开始了。

刨粪，这对一个老农来说是平常事，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城市青年来说，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，也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。粪堆冻得象石头，

大铁镐足有十多斤，开始的时候，我连举镐都费劲，镐头下来也刨不多一点，象啃芝麻盐似的。这时，我想起毛主席在青年时代闹革命，曾把反革命势力比做粪土，要是我把粪土比做反革命势力，举起大镐狠狠地刨，那该多有力啊！就这样，我把粪土当成敌人，就无形中来了一股劲儿，镐头越举越高，越刨越有力，每刨下一块，就震裂一片。但是我这没经锻炼的关节累疼了，手掌磨破了，“虎口”震裂了、流血了。特别难受的是夜里休息，手指弯着不敢直，直着的又不敢弯，只觉得周身无力，腰酸腿软。然而第二天再上阵，锐气丝毫不减昨天。因为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战胜一个困难，学会一样农活，就是一个进步。我们的力气在一天一天的增长，我们的建设速度也在一天一天的加快。当把一堆堆的粪土刨完了，手上的老茧磨硬了，震裂的“虎口”平合了，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，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：我又学来一个本领——刨粪！

挑粪，这又是一个锻炼肩膀头的好机会。大家眼看着队里的马车和牛车都很忙，就主动提出挑粪，锻炼锻炼铁肩膀。这时，我们的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王庆祥同志也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，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。王庆祥笑着问我们：“你们这些女青年，肩膀还都不硬吧？”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：因为不硬，我们才

要锻炼“铁肩膀”。“锻炼铁肩膀”，说起来轻松，实际干起来真是不容易呀！在城市里，我们这些男女青年都是“肩不担担，手不提篮”的学生。现在白皮嫩肉的肩膀头，就要把一百多斤的粪挑子压上来，挑到沟沟岔岔的横壠地里去。挑子一上肩，压的直摇晃。但是，尽管我们的肩头很嫩，步子不稳，大家还是你强我胜地比赛着干。年龄最小的女青年孙书文也跟我们一样干，我怕她累着，劝她干点轻活。她反驳说：“我要是总也不挑，一辈子也炼不出铁肩膀！”我一想可也是呀，我有什么权利阻止别人进步呢！看得出，大家急于学本领、练功夫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特别心切呀！汗水湿透了衣服，也淹疼了红肿的肩头，大家依然是挑起重担子，一路欢笑，一路歌声。晚上回到宿舍，脱掉上衣，摸摸看看、看看摸摸，自己的两个肩头，一个一个红肿的象个苹果。可是我们还是咬着牙把红肿的“苹果”压了回去。就这样，再压再肿，再肿再压，经过“三肿三消”的过程，一百多亩地的粪，都被我们一担一担地挑到了田里，终于炼出了一双铁肩膀。现在我们感到自豪的是，百斤重担放到肩上，身不摇，肩不晃，可以轻巧自如地跑起来。

我们要改造大望山，把这“面向穷白，背靠荒山”的穷荒地变成“面向锦绣，背靠果园”的花果

山。为了发展养蚕事业，我们一面在山上栽桑育树，一面培养蚕花姑娘，把初中毕业生宋桂兰送到凤城学养蚕。“清明”时节，又掀起了一个植树造林、绿化荒山的热潮。四月里，山区干旱不雨，为了保证树木成活，我们决定座水栽树。可是这里山又高，水又远，挑水上山特别困难，就选了黄立男、康全昌、李炳臣等体力特别强的男青年专门挑水，我们大家都刨坑栽树。镐声、水桶声，伴着青年们的歌声，山上山下呈现一片欢腾景象。特别令人佩服的是，三个负责挑水的小伙子，真象三个小老虎。他们以斗天斗地的革命精神，从山下小河沟往山上挑水，在六十度的山坡上走一里多路，每天要挑八十担水。年龄较小的高中毕业生黄立男，在挑水爬坡时，曾几次蹉倒在半山腰，连人带桶一齐滚到山脚下。但他蹉倒了，爬起来，水洒了，再去挑，他想的是“要为社会主义栽活一棵树”，丝毫没有气馁，一直坚持到最后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后山栽活了一千四百多棵苹果梨树，还栽活了两千多棵桑树。当我们看到这些新生的树木能够本固枝荣地长起来，就想到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，风华正茂。

把科学文化献给新农村

我们知道，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要起知识青年的作

用，把自己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用上去。在三大革命运动中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革命事业中作出贡献。因此，我们下乡知识青年从学好农活开始，和老农结合在一起，逐步开展了科学实验活动。一九六五年年初，在安排全年的生产计划时，我们就根据当年的种植项目，与老农、技术员相结合，成立起品种对比、植物保护、果树、花生、烟草、蔬菜和水稻新技术等七个科学研究小组，进行了分枝大红穗高粱等十四种不同项目的试验活动，初步获得了一些效果。六十八亩水稻，我们根据南大洼子的土质特点，从今年开始，采用了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法，除一小部分对比田外，全部实行大垄单行试验。目前水稻长势良好，丰收在望，预计单位面积产量可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五十。

我们这个山区，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，我们知识青年本着“革命人到哪里都起革命作用”的守则，一下乡就组织起“乌兰牧骑”式的歌咏队和演出队。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我们自己编演了《月上柳梢头》《我爱农村》《我们站在清河边》等五十多个文艺节目，在生产之余到八棵树公社和生产大队进行演出，并教唱革命歌曲。有个贫农社员看了我们的演出，高兴地说：“你们唱的是农村的事儿，演的是农村的戏儿，听起来有板有眼真够味儿，我们看

了满身都是劲儿，你们就是建设山区的样板队儿。”

我们的生产和生活，的确是很艰苦的，困难也的确是很多。但是我们懂得，现在的苦正是为了将来的甜，艰苦困难毕竟是暂时的，可以克服的。因此我们总是用雷锋精神要求自己：“要坚持生活上低标准，革命化高标准。”我们这些青年们，一直保持着艰苦创业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。乍来时，我们吃的是粗粮野菜，喝的是山泉水，住的是五间破草房。尽管这样，大家没有把生活上的困难放在眼里。我们一心想着发展生产，想着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山区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。因此，我们宁肯从生活费里抽出两千九百多元钱，用在添置生产资料和购买树苗上。我们两批知识青年，来到这里才只有二年多的时间，就已把过去荒无人烟的“豺狼沟”变成了青堂瓦舍的新山村，到处呈现一片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。现在我们站在大望山的沟口往里看：在幽静的深山里，新建起两栋红砖瓦房，那就是我们的宿舍、教室和办公室；后院的五间旧草房做了厨房和食堂、俱乐部，东厢房是车马棚子和仓库，西厢房是碾磨房和豆腐房。院外还有两个羊栏和一个大猪圈。现在有骡马牛驴十一匹、一百三十七只绵羊、十四头猪，很象一个过日子的庄户人家了。沟里沟外各种庄稼长势良好，东西山坡和后山上新栽的果树和桑树已开始成林

了。每当我们饱尝这山村景色，憧憬着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，就情不自禁地吟咏起毛主席的《七绝》：

“……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”

(侯进发记录整理)

一九六五年八月